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从地球到月球

[法] 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从地球到月球

[法] 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地球到月球 / (法) 凡尔纳著; 陈筱卿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05-7669-5

I. ①从… II. ①凡…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5674 号

书名 从地球到月球

责任编辑 叶冬梅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真 (029) 82668280

印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10 字数 1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5-7669-5 / I · 283

定价 17.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 第 1 章 枪炮俱乐部 / 1
- 第 2 章 巴比凯恩的报告 / 8
- 第 3 章 巴比凯恩报告的影响 / 14
- 第 4 章 剑桥天文台的回复 / 18
- 第 5 章 月球的传说 / 23
- 第 6 章 在美国不能不知道的东西和不再允许胡乱相信的东西 / 29
- 第 7 章 炮弹赞歌 / 33
- 第 8 章 大炮的历史 / 41
- 第 9 章 火药问题 / 46
- 第 10 章 两千五百个朋友与一个敌人 / 52
- 第 11 章 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 / 57
- 第 12 章 世界各地行动起来 / 63
- 第 13 章 石岗 / 69
- 第 14 章 十字镐和镘刀 / 75
- 第 15 章 铸炮欢庆 / 80
- 第 16 章 哥伦比亚德炮 / 84
- 第 17 章 一份电报 / 90
- 第 18 章 “亚特兰大”号轮船上的乘客 / 91
- 第 19 章 大会 / 99

| | |
|--------|----------------------|
| 第 20 章 | 攻击与反击 / 107 |
| 第 21 章 | 一个法国人是如何摆平一件事的 / 115 |
| 第 22 章 | 美国新公民 / 123 |
| 第 23 章 | 炮弹车厢 / 128 |
| 第 24 章 | 落基山上架起的望远镜 / 134 |
| 第 25 章 | 最后的细节 / 139 |
| 第 26 章 | 发射！ / 144 |
| 第 27 章 | 云层厚重 / 149 |
| 第 28 章 | 一颗新星 / 153 |

第1章 枪炮俱乐部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马里兰中部的巴尔的摩城成立了一个颇具影响的俱乐部。大家知道那些船主、商贾和机械师们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多么大的发挥和展现。一些普普通通的商人，没有经过西点^①的任何训练，便走出自己的商店，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上尉、上校或将军。很快，他们在“军事艺术”方面便与他们欧洲大陆的同行们并驾齐驱，不相上下了，并且同他们一样凭借大量的炮弹、金钱和人力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在弹道科学方面，美国人却远远超过欧洲人。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武器达到了一个更完美的程度，而是指他们的武器体积极大，因此其射程极远，至今少见。就平射、俯射、直射、斜射、纵射、反射而言，英国人、法国人、普鲁士人均已达到臻于完善的程度，但是，他们的大炮、榴弹炮、迫击炮与美国的巨型大炮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如同一把小手枪而已。

对此，无人感到惊讶。如同意大利人深谙音乐，德国人擅长玄学一样，美国北佬^②——这些世界最早的技师们——是天生的工程师。因此，当人们看到他们在弹道科学方面大胆地运用其聪明才智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这些巨型大炮虽然远不如缝纫机来得那么实用，但也还是令人惊奇、钦羡不已的。大家知道，在这一方面，帕罗特、达尔格林、罗德曼等功不可没。而“阿姆斯特隆”、“帕利塞”和博利厄的“特勒伊”等大炮在它们大洋彼岸的对手面前只好甘拜下风，俯首称

① 美国著名的军事院校——西点军校。

② 是指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北派。

臣了。

因此，在那场北派和南派的可怕的战争中，炮兵占据了显赫的地位；合众国的报纸大肆地颂扬他们的创造发明，以至于连小商小贩和街头小混混也没日没夜地绞尽脑汁在计算一些不着边际的弹道轨迹。

每当一个美国人有了一个想法，他就会寻找另一个美国人来商讨这个想法，而一旦有了三个人，那他们就会选出一个主席和两个秘书来。等有了第四个人时，他们就任命一个资料保管员，办公室便开始运作了。等有了五个人时，他们便召开全体大会，俱乐部就宣告成立。巴尔的摩城的俱乐部就是这种情况。第一个设计新型大炮者，与第一个铸造该大炮以及第一个为之打孔的人相互合作。他们三人便成为枪炮俱乐部（又称“大炮俱乐部”）的核心。俱乐部成立一个月后，拥有正式会员一千八百三十三人，通讯会员三万零五百七十五人。

但凡参加该俱乐部者都必须具备一个条件，亦即设计过或至少是改良过一门大炮；如果没有设计或改良过大炮，那么设计或改良过任何一种火器也可。不过，说实在的，那些设计过十五响左轮手枪、轮盘式卡宾枪或刀式手枪者则不太受推崇，而大炮发明家则在各个方面都远胜前者一筹。

“他们所受到的敬重，”有一天，枪炮俱乐部最资深的演说家中的位说道，“是与他们的大炮的大小成正比的，而且与其炮弹‘射程的面积’相关的！”

这可以说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精神层面上的运用。

人们很容易想象得出，枪炮俱乐部成立之后，美国人的创造才能在这一方面产生了多大的效果。战火中的炮弹体积庞大，而且射程超出现有距离，能够将平民百姓炸得血肉横飞。所有这些发明将欧洲的那些可怜兮兮的武器装备远远地抛到了后面。从下面的数据便可以判断出来。

从前，“在美好的年代”，一枚三十六磅的炮弹，在三百英尺开外，可以击中三十六匹马和六十八个人。那是炮弹技术的初始期。此后，炮弹技术在向前发展。罗德曼炮可以把一枚重半吨的炮弹发射到七英里远处，且能轻易地炸死一百五十匹马和三百个人。枪炮俱乐部甚至

考虑要对此做一次正式的试验。不过，如果说马匹不会反对这种试验，那么要想找到愿意作为试验品的人却难上加难。

总之，这些大炮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每一次发射，士兵们都会像是被镰刀割下的麦子似的纷纷倒地。1587年，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弹在古特拉斯炸死二十五名士兵；1758年，在左尔多夫，另一枚炮弹炸死四十名步兵；1742年，那门奥地利的凯塞尔多夫大炮，每一枚炮弹都能炸死七十个敌人。但是，与罗德曼炮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那些决定战役成败的易埃纳^①或奥斯特里茨^②的惊人的大炮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还见到过其他许许多多的南北战争期间的大炮！在格梯斯堡^③的战斗中，由一门滑膛炮发射的一枚锥形炮弹打死了一百七十三名南军士兵；而在波多马克河^④渡口，一枚罗德曼炮弹竟将两百一十五名南军士兵送往一个显然更美好的世界去了。还必须提到一种非常可怕的迫击炮，是由枪炮俱乐部杰出会员和终身秘书J.-T.马斯顿发明的，其杀伤力更大，试炮时，一炮就打死了三百三十七人——真的是轰然一声巨响，无数生命化成灰烬！

这么多令人信服钦佩的数字，还不足以让我们心悦诚服吗？同样，我们也完全赞同统计学家皮特凯恩所进行的下面的推算：他用枪炮俱乐部会员的人数除被炮弹炸死的人数，竟然发现枪炮俱乐部会员每个人“平均”杀死了两千三百七十五人还多一点儿。

从这一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学者团体唯一关注的是为了一个博爱的目的而毁灭人类，并不断改进被他们视作文明工具的战争武器。

这是一个“死亡天使”组织，成员都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人才。

必须补充一句，这帮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国佬，并不是纸上谈兵，而且还身体力行，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中间有各种军阶的军官，

① 易埃纳，德国东部城市。

② 奥斯特里茨，捷克地名。拿破仑在此大胜亚历山大一世和弗朗索瓦二世统率的普俄联军。

③ 格梯斯堡，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小城。南北战争期间联军在此大胜南军。

④ 波多马克河，美国东北部河流，全长六百四十公里。

有中尉，有将军，有年龄大小不一的军人，有刚入伍不久的新兵，也有老死在炮位上的老兵。许多人都战死在了疆场，他们的名字被留在枪炮俱乐部的光荣簿上，而大多数幸存者都是身上带有明显的表明其勇敢无畏的标记并载誉归来的人。拐杖、假腿、假臂、假手、橡胶下颌、银嵌头骨、铂金鼻子，应有尽有，前面所提及的那位皮特凯恩也做过统计，在枪炮俱乐部里，四个人加起来顶多只有一条胳膊，而六个人则仅有两条腿。

不过，这些勇敢的炮兵对死亡和伤残并不在意，而且，每当有关一场大战的报告说敌人死亡人数大大地超过他们所发射的炮弹数量时，他们便会情不自禁地感到自豪。

可是，有一天，那是悲伤而凄凉的一天：战争的幸存者们签署了停战协定；隆隆炮声渐渐停息；迫击炮哑然无语；榴弹炮长期缄默无言；大炮垂头丧气地返回武器库；炮弹码放在露天仓库中；腥风血雨的记忆逐渐淡去；棉花在施了大量肥料的棉田里茁壮生长；丧服因痛苦已不复存在而无须穿戴；枪炮俱乐部深陷于极度的无所事事之中。

某些永不言弃的顽强者仍在进行着弹道的研究；他们仍在梦想着制造出一些巨型炸弹和无出其右的炮弹。但是，若无法实践，那些空洞的理论又有何用？这么一来，大厅空无一人；仆人们在过厅里打盹儿；报纸放在桌子上发霉；昏暗的角落里传来阵阵忧伤的呼噜声；往日里大声嚷叫的枪炮俱乐部的会员们现在被那丧气的和平弄得默然无语，沉浸在柏拉图式的梦幻之中。

“真丧气，”一天晚上，正直的汤姆·亨特把两条假腿对着吸烟室的壁炉口边烤火边说道，“毫无办法！毫无希望！好让人烦躁的日子！每天清晨欢快的炮声唤醒大家的日子哪里去了？”

“那种日子已不复存在了，”乐呵呵的比尔斯比一边试图伸伸他那两条已不存在了的胳膊，一边回答道，“那时候，可真开心呀！我们设计炮弹，一铸造好，便跑去对准敌人试射，然后，带着谢尔曼^①的鼓

① 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1820—1891），美国将军。

励或麦克莱兰^①的祝贺返回军营。可是，如今，将军们全都解甲归田了，不再弄枪动炮，而是侍弄他们那没有攻击力的棉桃了！啊！圣母巴比^②！”

“是呀，比尔斯比，”布洛姆斯贝瑞上校大声说道，“真让人心灰意冷啊！想当初，我们抛弃了平静的生活，摆弄起刀枪，离开巴尔的摩，奔赴疆场，英勇杀敌，可是，两三年之后，却不得不撇弃辛劳成果，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好不悲哀！”

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英勇的上校可不情愿就这么无聊地闲荡着，他很清楚自己还是有事可干的。

“看来没有什么可打的仗了！”大名鼎鼎的 J.-T. 马斯顿一边用铁钩手挠着他那古塔橡胶修补的脑壳一边说道，“远方没有一丝战争阴云，而现在大炮科学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呀！我跟你们说吧，今天早上，我弄好了一份图纸，是关于能够改变战争规律的迫击炮的，还附有平面图、剖面图和正视图！”

“是吗？”汤姆·亨特一边应声一边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尊敬的 J.-T. 马斯顿上一次的试验来。

“是呀，”J.-T. 马斯顿回答道，“可是，研究了那么久，效果又那么好，而且还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又有什么用呀？这不是白白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吗？‘新大陆’的人民好像商量好了要和平地生活，就连我们那好战的《论坛报》^③都在预测因人口的骤增将导致的灾难了！”

“不过，马斯顿，”布洛姆斯贝瑞上校又说道，“在欧洲，人们仍在为维护民族自治而奋斗哪！”

“那又能怎样呀？”

“又能怎样！说不定那儿可以尝试点什么，而如果他们想要我们效力的话……”

“您真的这么认为？”比尔斯比大声说道，“为外国人搞弹道学！”

① 乔治·布林登·麦克莱兰（1826—1885），美国将军。

② 圣母巴比，西方神话中的圣母，炮手、工兵和消防员的保护神，12月4日为其节日。

③ 当时合众国最激进的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报纸。——原注

“这总比什么也不干的好。”上校回答道。

“那倒是，”J.-T. 马斯顿说，“好倒是好，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不应该考虑。”

“为什么呀！”上校问道。

“因为在欧洲大陆，他们对于晋升的一些看法与我们美国的所有的传统观点大相径庭。他们那种人想象不出没有当过少尉就能当上将军，也就是说，不亲手铸炮的人就不能成为一个神炮手！而这只不过是……”

“荒谬至极！”汤姆·亨特一边用宽背刀划着扶手椅的扶手一边反驳道，“这么说来，我们只好去种烟草或去熬鲸鱼油了！”

“怎么！”J.-T. 马斯顿扯起嗓门儿大声吼道，“难道我们下半生就不再去研究武器的改进了！我们就不再去找机会来试验我们大炮的射程了！天空就不再被我们的炮火照亮了！就再也不会出现国际矛盾让我们向大洋彼岸的某个强国宣战了！法国人将不会击沉我们的任何船只，英国人也不再会蔑视人权绞死我们的国民了！”

“对，马斯顿，”布洛姆斯贝瑞上校回答道，“我们不会有这种运气了！没有了！根本就没有了！而且，就算会有这种机会，我们可能也利用不上了！美国人的火气日益消退了，我们成了受气包了！”

“是呀，我们在自取其辱！”比尔斯比回应道。

“也是别人在侮辱我们！”汤姆·亨特气哼哼地说。

“太对了，”J.-T. 马斯顿又激愤地说道，“世界上有成千个打仗的理由，可他们就是不打！人们不想丢胳膊掉腿，而这正对那些不会打仗的人的心思！喏，用不着跑老远去找什么打仗的由头，北美从前不就是隶属于英国人吗？”

“那倒是。”汤姆·亨特用他的拐杖狠狠地捅了捅炉火，回应道。

“对呀！”J.-T. 马斯顿又说，“为什么就不能轮到英国隶属于美国人呢？”

“这样才叫公平呀。”布洛姆斯贝瑞上校说道。

“去向美国总统建议吧，”J.-T. 马斯顿嚷嚷道，“看他会怎么对待你们！”

“他是不会给我们好脸色的。”比尔斯比用他那战争中幸存的只有四颗牙齿的嘴嘟嘟囔囔地说。

“看着吧，”J.-T. 马斯顿嚷叫道，“今后选举时，他就甭想让我投他的票了。”

“也别指望我们投他了。”这些好战的残疾人异口同声地应声道。

“现在，”J.-T. 马斯顿说，“总而言之，如果不给我提供在战场上试验我的新式迫击炮机会的话，我就退出枪炮俱乐部，到阿肯色州的萨王纳稀树草原中去隐居！”

“我们跟您一起去。”勇敢的J.-T. 马斯顿的同伴们一致回答说。

众人说到这里，情绪越来越激昂，俱乐部面临散伙的境地，但正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阻止了这一不幸的灾难的发生。

就在他们这次交谈后的第二天，圈中的每一个人都收到了一份通知，上面写道：

作为枪炮俱乐部的主席，我荣幸地通知诸位，在本月5日的会议上，我将宣布一个大家极感兴趣的消。因此，我请求大家拨冗莅临。

顺致诚挚的敬意

枪炮俱乐部主席 因比·巴比凯恩
于巴尔的摩

第2章 巴比凯恩的报告

10月5日晚八点，联合街心公园21号枪炮俱乐部所有的厅堂里都挤满了人。住在巴尔的摩的所有的会员应主席之邀，全都参加了会议。至于通讯会员，有数百人之多，全都搭乘快车拥入该城；尽管会议厅很大，但这些科学家仍然无法觅得一个座位；因此，他们只好挤到隔壁的厅室里，或待在走廊尽头，甚至拥到庭院中去。庭院门口站着一群群的普通民众，人人都试图挤到院门前。他们彼此拥来挤去，互不相让，急切地想听到巴比凯恩主席的重要报告，因为他们都受到自治政府的教育的影响，采取的正是他们的这种独特的自由方式。

那天晚上，一个待在当地的外地人，即使出再高的价钱也无法获准进入会议大厅；会议大厅是专供当地会员或通讯会员进入的；其他各色人等均不得入内，甚至该城的名流、民选的市政官员也不例外，他们不得不挤在市民中间，竖起耳朵来听大厅里传来的报告声。

可是，这个宽敞的大厅呈现出的竟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宽大的会场与其用途相得益彰。高大的柱子是用大炮码放成的，基座则是粗大的迫击炮；这些柱子支撑着穹顶的精美铁架，那是一些用冲头冲制成的铸铁花边。墙上陈列着老式短铳、老式火枪、喇叭口火枪、卡宾枪等各种各样的旧式的和新式的火器，错落有致，蔚为壮观。由上千支手枪拼成的一只只枝形吊灯用煤气点燃，光照大厅，同时，用手枪组成的多枝烛台和用步枪捆成束组成的大烛台燃起，让大厅更加灯火辉煌。大炮模型、青铜炮样品、被子弹打成千疮百孔的靶子、被俱乐部的大炮炮弹击碎的钢板、一套套的送弹棍和炮膛刷、一排排的炸弹、一圈圈的火箭炮、一串串的炮弹，总之，炮手的所有工具都摆放得十分醒目，令人大开眼界，而且也让人联想到这些武器弹药摆放在那儿

更多的是为了装饰而非杀戮。

在荣誉展台上，可以看到一只漂亮的玻璃柜里放着一个被火药炸毁后的破碎且扭曲了的炮栓，那是 J.-T. 马斯顿的大炮的珍贵残骸。

在大厅的顶头，俱乐部主席在四位秘书的陪同下，占了很大的一个地方。他的椅子高踞于一个雕花炮架上，整体看去，呈现出一个三十二寸^①的迫击炮的强大形象。它可以转动九十度，是装在转轴上的，主席因而可以像坐在转椅上似的左右转动，这在炎热天气之中，是很舒服的。在以六个大口径短炮身的海军大炮支撑着的宽大的铁皮办公桌上，可以看到一个精心雕刻的远程大口径火铳炮弹制成的别具一格的墨水瓶，和一只形似手枪般的可以摇出当当响声的铃铛。在争论激烈时，这只新颖别致的铃铛勉勉强强地可以盖过情绪激动的炮手们的嚷叫声。

宽大的桌子前面摆放着一条条长凳，宛如防御工事的封锁壕，呈之字形排列，形成一座座碉堡和碉堡护墙，坐着枪炮俱乐部的全体会员。那天晚上，可以说，“碉堡上坐满了人”。大家比较了解主席，知道没有严重的情况，他是不会惊扰他的同事们的。

巴比凯恩年已四十，他沉着，冷静，严肃刻苦，思维严谨，专注，犹如一架精密记时计一般。他性格坚强，坚韧不拔，经得起各种考验，虽然缺少骑士风度，但却不失冒险精神，并且，即使是在最大胆的行动中也很注意实事求是。他是新英格兰的一位杰出之人，是北方殖民者，是斯图亚特人的灾星——寸头派^②的后裔，是祖国旧时的骑兵，是南方绅士们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总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佬。

巴比凯恩曾经营木材生意，大发其财；战争期间被委任为制炮业的主管，创造力极其丰富；他想法大胆，为大炮这种武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试验大炮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

此人中等身材，这在枪炮俱乐部的所有会员中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① 此系法寸，为法国古长度单位，每寸约合 27.07 毫米。

② 系十七世纪美国内战期间议会派的支持者，因全都剪短发而得名，是查理一世的支持者的对立面。

他面部轮廓分明，好似角尺和直线笔勾画出来的一般。如果真的要猜测一个人的本性就必须看他的侧影的话，那么，从侧面看过去，巴比凯恩则显现出最明显的特质是坚毅、大胆和冷静。

此时此刻，他坐在扶手椅里，一动不动，沉默不语，全神贯注，眼睛被一顶似乎是美国人常戴的黑缎圆形高顶礼帽所遮住。

同事们在他身边大声地交谈着，可他却并未分心；他们在彼此询问，热烈地设想着，同时也在打量着他们的主席，想从他那毫无表情的面部猜出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但却一无所获。

大厅里的钟当当地敲了八下时，巴比凯恩像身上装有弹簧似的突然站了起来。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演说家巴比凯恩便用一种略带夸张的声调说道：

“正直的同事们，很久以来，一种毫无意义的和平让我们枪炮俱乐部的会员们陷入恼人的无所事事之中。在几年的事故不断之后，我们只好撇下我们的工作，在前进的路上戛然停下。我不害怕大声宣布，任何能让我们重新拿起武器的战争都是很受欢迎的……”

“对，战争！”急躁的 J.-T. 马斯顿嚷叫道。

“别插话！好好听！”全场一片指责声。

“可是战争后，”巴比凯恩说道，“在目前的形势下，战争是不可能的。无论刚才打断我的话的尊敬的先生怎么盼望，我们的大炮在战场上怒吼起来之前，还将等待很长的岁月。因此，我们必须拿定主意，改变一下思路，以解决缠绕在我们心头的严重问题。”

全体听讲者都感觉到他们的主席就要谈及那个敏感的问题了，所以大家便竖起耳朵，注意听下去。

“几个月来，我正直的同事们，”巴比凯恩继续说道，“我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的专业领域搞点什么无愧于十九世纪的伟大试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弹道学的进步引向成功的目标？于是，我进行了研究、探索、计算，从而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我们将能够在一项任何其他国家似乎无法实现的事业中获得成功。这个计划我已拟出很久了，我今天就要向大家汇报。该计划无愧于诸位，无愧于枪炮俱乐部的昔日的辉煌，它肯定会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引起轰动？”一位热衷于大炮的人大声嚷道。

“确实如此，绝非戏言。”巴比凯恩回答道。

“别打断主席！”好多人齐声喊道。

“请你们，我正直的同事们，”主席继续说道，“集中精力听我说。”

全场的人都感到心情十分紧张。巴比凯恩动作麻利而坚定地戴好帽子，用平静的语气继续他的报告：

“正直的同事们，你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没有见过月亮，起码没有谁没听说过它的。我在此跟你们谈论月亮，请你们不要感到惊讶。它也许能让我们成为这个未知世界的哥伦布。请大家理解我，竭尽全力帮助我，我将带领大家去征服它，让它的名字加入到组成我们这个伟大的合众国的三十六个州来。”

“月亮万岁！”枪炮俱乐部的会员们齐声欢呼道。

“人们对月球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巴比凯恩继续说道，“它的质量、密度、重量、体积、结构、运行、距离以及在太阳系中的作用等都完全被确定了。人们已经绘制出了月面图，即使不超过地面图，至少也与后者一样的完美。所拍摄到的月球照片显示出这颗地球卫星之美不胜言。总而言之，关于月亮，数学、天文学、地质学和光学所能告诉我们的我们全都一清二楚了，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从未与月球进行过直接的联系。”

主席的这番话引起了与会者们强烈的兴趣和惊讶。

“请允许我，”巴比凯恩继续说道，“简短地对大家回顾一下一些头脑发热、一门心思幻想着做月球旅行的人，是如何吹嘘已经探测到这颗地球卫星的秘密的。十七世纪时，一位名叫大卫·法布里丘斯的人，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亲眼见到了月球上的居民。1649年，一位名叫让·博杜安的法国人发表了西班牙探险家多米尼克·贡萨雷斯的《月球旅行记》。同一时期，西拉诺·德·贝热拉克出版了一本月球游记，在法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之后，另一位名叫封特奈尔的法国人（这些人都非常关注月球），写了一本名为《宇宙的多样性》的书，成为当时的一本名著，但是，发展中的科学却使这本书一下子丧失辉煌。1835年左右，从《美国的纽约》上翻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叙述道，被派往

好望角搞天文学研究的约翰·赫歇尔^①先生借助一架可以内部照明的天文望远镜把月球的距离缩短到了八十码^②。因此，他有可能清晰地看到一些岩洞，里面有河马、金边镶嵌的青山、长着象牙角的绵羊、白色的狍子、长着类似蝙蝠膜翅的居民。这本小册子^③是一个名叫洛克的美国人的作品，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这本小册子是科幻小说，法国人随即便对它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了。”

“敢对美国人嗤之以鼻！”J.-T. 马斯顿嚷叫道，“这正是一个开战的理由！……”

“您先别激动，我尊敬的朋友。法国人在嘲笑我们之前，先就被我们的那位同胞给糊弄了。在结束这个短短的回顾之前，我还想补充一点：鹿特丹的一位名叫汉斯·普法尔的人，钻进一只灌满从氮中提取的气体的气球中（这种气体比氢气要轻三十七倍），在飞行了十九天之后，到达了月球。这次飞行如同前面所讲的那些尝试一样，纯属幻想，但是那却是美国的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家的作品，一位奇异的、爱幻想的天才的作品。他叫爱伦·坡^④！”

“爱伦·坡万岁！”与会者们被主席的演讲鼓动得大声呼喊道。

“这些我认为是纯文学性的探索，我已经说完了，它们根本就无法达成与月球的真正联系。不过，我应该补充一句，有几位认真求实的人是试着与月球进行真切的联系的。比如，几年前，一位德国几何学家就建议过，派遣一个专家学者代表团前往西伯利亚大草原，在那辽阔的原野上，建起一些巨大的用反射灯光映现出的几何图形，其中包括法国人俗称的‘勾股定律’的弦的正方形。这位几何学家说，‘但凡聪明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个图形的科学用途。如果真的存在月球居民的话，他们就会用相似的图形来回答，而交流一旦建立起来，就将很容易地创造一个字母表，就能与月球居民进行沟通了’。这位德国几何学家这么说了，但他的计划却并未付诸实行，而直至今日，地球同它的

① 约翰·赫歇尔（1738—1822），祖籍德国的英国天文学家。

② 一码约为 0.91 米。

③ 该小册子在法国由共和党人拉维龙出版；此人在 1840 年罗马围城中战亡。

④ 爱伦·坡（1809—1849），美国小说家、诗人、批评家，还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的鼻祖。